

局中设局，圈中有套，纵是天才，也会身陷其中。
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智者较量，步步皆为险棋！

诡计

陈建波 著

诡计

陈建波◎著

局中设局，圈中有套，纵是天才，也会身陷其中。
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智者较量，步步皆为险棋！

第一章

(一)

六月的黄梅季节湿闷不堪，雨水时而绵细如织，时而倾盆而泄，在四面混杂的乱风里变换着方向和角度，肆虐着每一条街道、每一座建筑，把人们带入了看似遥遥无期的阴晦绝望当中。

画家孙意这两天凭窗高踞，喝着闷酒，望着外面灰暗的城市提不起任何创作的欲望。他今年年初从英国回来，伦敦潮湿的气候给他的印象非常不好。他是北方人，抗战前夕出洋留学，之前是北平艺专的学生，没有见识过南方春夏之交的梅雨天。偏偏今年的雨季较往年更为漫长，让他在恍惚中几乎怀疑自己仍然客居英伦了。

他所租住的公寓在复兴路上，上下两层八间居室，全部住满了房客。光复后不到一年的上海，又恢复了它远东国际都市的吸引力。许多从几近废墟的欧洲走出来的人，都把这里当作了人生旅程的首选起航地。二楼除孙意外，住的是一个法国人和一个德国人。刚刚结束的世界大战，法国和德国在头尾两段先后扮演了悲喜交加的角色。双方在走廊里碰头，都有种尴尬局促的感觉。只有孙意这个战胜国的房客，骨子里有几分意气风发的意思，把法兰西公鸡和德意志雄鹰丢在眼皮底下，昂首阔步。

公寓底层有两间被一家房客包租了。两位男子住东间，两位小姐住西间，出门时常是两男两女同行，但情形上又不像是两对情侣，更没有混杂同居的迹象。这模样，不但

孙意奇怪，房东心中也嘀咕。当初，租房子时来的是位年过五旬的老者，长衫布鞋，很保守的外表。没料到，搬来时却变成了四个时髦青年，老者随后再未露面。房东看在钱的份上，没有太过计较。

倒是隔壁被裁减的军官李某夫妇，瞧着这些男女不顺眼，背后常翻白眼，还几次向另一位自称做生意的房客马先生斥责这不要脸的行径。马先生是个形迹诡秘的中年男人，近一年来，身上除了夏天极热时穿短袖衬衫外，平日里总是西装和中山装两套衣着，并按照白天、晚上、周末的时间顺序轮换不止。

房东本来没有疑心他的职业，可是有一天傍晚路过杨树浦时，意外地从电车上瞅见他手里提了把短枪和几个人出了弄堂，身后还五花大绑地捕了人。他这才悚然而悟，敢情马先生是干那一行的。这可不得了，平白里请了位瘟神住进来了。当然，这件事他不便在其他人的面前流露，只做心中提防而已。而且，他自己也算得上是吃得开的人物，只不过此等人不宜交往罢了，幸亏他的房租是按时交纳的，似乎经济上尚能保持体面，不是下三滥的混角。

不过，这位马先生对于近邻的事体，基本上是不闻不问的。李某夫妇那些风言风语，他都只是当作没落户愤世嫉俗的怨言对待。从他们的口中，隐约可知李先生原来是杂牌军的军官。抗战胜利后，军队整编时，不知怎的落了空，解职后不曾还乡，带着多年吃空饷积攒下来的钱财来到上海，暂作寓公，另图发展了。他的老婆花容月貌，据说原先在百乐门做过舞女，是个胳膊上跑得马、舌头上挂得秤砣的角色。一张甜如蜜、毒如刀的嘴巴，让人敬而远之。

在这样一群人中，孙意这样的画家，无疑是个不起眼但让人放心的人物。他喜爱画画，尤其爱画美人。楼下那些人当中，那两个年轻女子着实引发了他的兴趣。前些日子，太阳浓艳时，他在公寓门口架起画板，等她们出门好奇地凑过来看几眼时，趁机半开玩笑说两位小姐都是沉鱼落雁的姿质，正可入画，哪天请她们做模特。小姐们一阵子笑，漫而应之，说等有空时再说。这雨封路途的空暇时节，却见不着她们的身影，让春情萌动的孙意感到了几分失落。

他明白，这儿不像自己游历过的西欧诸国，街头邂逅，一幅画、几笔速写，就有可能带来一夜不期而至的欢娱。那些大腿修长、丰臀肥乳的金发美女们，是非常乐意和欣赏者共享鱼水之欢的。

画家孙意坐在窗沿边，吹着口哨，这哨声只有他自己听得清楚，风雨封杀了一切声音的传递。可是，闲散的孙意从自己的口哨声之外，还听到了雨声里依稀存在着另外的

声音。像是女人纤细的呼救声，它隐没在自然声响的大帷幕背后，像是梦境中的呻吟呓语，游离而微弱。

孙意觉得自己听到的声音是真实无误的，有女人在呼救，就在自己所处位置咫尺方圆内。他收拢双腿跳下地来，去画案边拣起把裁纸的锋利短刀，开门便向楼下走去。这幢公寓只有底层有女人住，左边两间两位，右边两间一位，声音会是从哪里传来的呢？

孙意在底层走廊的交汇处犹豫不决，高声叫道：“刚才谁喊救命的？刚才谁喊救命的？”

他的声音响亮，将楼内的人都惊动了。马先生幽灵般无声无息地闪出来，在他身后淡淡地说：“画家，人吓人吓死人的。你手里拿着把刀吓唬谁？”

房东闻声也下了楼，见这二人站在楼梯前，愕然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有…有女人喊救命，”孙意开始对自己的听觉不自信起来，迟疑道。

房东挥挥手，说：“那还不快去找找。真出了人命，我可就麻烦了。”

三个人顺手敲开李某夫妇的房门。李太太披着件外套，手捂住半边脸，站在窗口伸着懒腰打着哈欠；李先生边用毛巾揩脸便问他们有没有事？

他们看见了李太太，都放下心来，敷衍几句后，转身去那群男女合住的房间。敲门后，一位小姐惊讶地望着他们，不知出了什么事情。孙意问另一位小姐呢？这位小姐说她刚刚去隔壁了。隔壁房间里，两个男人下围棋激战正酣，突然见他们进来，吃惊不已。邻室小姐快步过来，强调说同伴讲好是来这边的，想让他们一起冒雨去附近的电影院看电影。这两人恍惚起来，说不信你们搜搜，她肯定没来。

孙意犹豫未定。房东和马先生已经毫不客气地仔仔细细把内里房间查看了一遍，果如其言，没有那位小姐的踪影。

两个男子的陈述得到了证实，但是疑云更加浓重。那位离开女伴出门去的小姐下落何在？她和画家孙意在雨声中辨听到的那呼救声有没有联系呢？众人离开了楼底左侧房间，满腹狐疑地在走廊里商议，决定分头在楼内再找找。

一分钟后，答案就明白无误地呈现出来。房东率先上楼，刚拐过弯角，就看到了他们兴师动众找寻的目标，那位小姐倚靠在法籍房客莫罗先生的门前，一袭月白色的长裙，薄薄地印透着里面的肌肤，令人怦然心动。房东笑了一声，说：“小姐，满楼的人都在找你，你却躲在这儿！”

那位小姐听了他的话，毫无反应，倒是走廊尽头半开的窗户里漏入的穿堂风，把她披垂的黑发吹得飘拂荡漾。房东疑心她在暗暗窃笑，有点不耐烦地走过去轻轻一拍她的

肩头。她还是纹丝不动，但小腿部位却明确显示出软弱的意味。孙意是画过人体的，心中顿起异样，伸手抓住她的胳膊扳转过来看，霎时间闪电般朝后一缩，发出一声惊叫。

这女子半吐着舌头，两眼圆睁，脸色淤紫，一副吊死鬼的面孔。想来，她已经断气死亡了。她的睡裙前襟下方用一根细而结实的麻绳打了个死结，牢牢地拴在房门的铜把手上，将她的整个躯体固定住，从身后看就像是俯倚在门前的样子。

这下子，房东醒过神来。他一把拽住了孙意，问：“你刚才下楼时没发现她在这里吧？”

孙意摇头。房东自己拍了拍脑袋，说：“妈的！我也没瞧见她啊！难不成，就在咱们几个在楼下四处找她时，被人趁机转移上来了？”

孙意出了身冷汗，血液直往脑袋上冲。房东的判断是正确的，他们先后下楼时，走廊里空荡无人，几分钟后转身上楼时，却发现了她的尸体。凶手一定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做了手脚。

楼底的房客们闻声涌上楼来，瞧见了这情景，慌的慌，急的急，伤心的伤心。死者的同屋女伴一下子扑过去，推搡了几下，哭泣道：“表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才几分钟就变成了这副模样，是谁害的你啊？”

房东和马先生立刻把她劝阻开去，说这件事要等警察来侦破，保持现场才好。那两个下围棋的年轻人这时候也后悔不迭，按照女伴的说法，死者是来他们屋里的，一定是半路上被人截害了。他们没有觉察出外面的异样，真是该死！

孙意下意识地抬手擦汗，说：“我原来以为自己是幻觉，想不到居然是真的听到了。可惜，没能在第一时间找着声音的来源，挽救这位小姐的生命。”

房东敲打着楼上两家房客的门，结果都无人应答。两位外籍人士想来是不惧室外的风雨肆虐，出门游逛去了。他们对于自己门外所发生的这起奇怪的人命案件，一无所知。

(二)

一个钟头后，警官萧梁带着几名手下冒雨进入公寓，先听房东介绍情况，又解开绳索放下尸体来，简略地查验了死因，和众人的判断是吻合的。死者死于扼杀，颈部有清晰的勒痕。根据画家孙意及其他人的回忆，死者从出门到发出呼救声的时间短促，顶多几分钟。凶手的速度之快，见缝插针的移尸手法之娴熟，绝非生手所为，一定是个积年的惯犯，而且肯定对公寓内的环境构造了如指掌。他极有可能就是楼内的住客。现在，

必须分开甄别案发时间楼内所有人的行踪，彼此参照比对，从中查找出蛛丝马迹来。

萧梁先将死者的女同伴排除，然后将发觉案情的孙意排除，接下去又将李先生夫妇排除。和马先生单独晤面时，马先生出示了证件，他是情报部门的人员，从事秘密工作。而且，他在孙意下楼后的第一时间和他相遇，之后再也没有分开，绝没有移尸的时间，值得信赖。那两个下棋对弈的糊涂蛋，一问三不知，又是最后被众人目睹，没有移尸的时间空隙，不值一提。

末了，唯一有可能杀人移尸又不会被人看到的，只有房东一人。他从楼上住处出来时，没有人能证明。他极有可能在自己的屋里杀人，并在孙意下楼寻找受害者时转移尸体，再急匆匆下楼假戏真做。所以，萧梁将嫌疑紧紧地绑靠在他的身上，开门见山提及要害，看他能否证明自己的清白。

房东见他重点关注自己，有些心慌，辩白说自己 and 孙意下楼的时间只隔了一两分钟，根本不可能杀人移尸。萧梁驳斥说杀人可以提前两分钟完成，移尸两分钟也足够了。房东沉吟了片刻，说时间也许解释不清楚，但是位置上有个问题。自己所住的房间在楼梯左侧靠北的位置，那个画家的住处是在楼梯右侧靠南的位置，自己在室内行凶，那女子的呼救声是不会被他听到的，即使有声音也只会惊动下方的马先生。

萧梁冷笑，说：“除非是马先生也和那位画家一样，心猿意马，坐在窗台上等待艳遇。可惜，他当时是坐在外间的沙发里专心致志地读报纸，不太可能留意楼上房间里的动静。”

房东双腿发软，绝望地说：“警官先生，你非要认定我杀了那女人？”

萧梁笑道：“除非，你能找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”

房东沮丧地坐下来，他万万没料到这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杀人案件，不但影响了他公寓的声誉，甚至还将自己牵扯进去，难以洗脱嫌疑。迄今为止，包括死者的同伴在内，谁都难以相信，这位神情谨慎的房东会是杀人凶手。尤其是那位马先生，他点起根烟来，认真地回忆着自己闻声出门后直至现在的经历，将一处处场景画面在心中过滤、斟酌，提议说：“萧警官，光在屋里盘问也没有多大的意思，不如你们再走一遍现场，兴许能有新的发现呢。”

一行人又上了二楼，在走廊停尸处驻步研究。孙意左盼右顾，隐然感觉到了几丝异样，似乎此刻和刚才上楼发现死者时有些不同。但是，他又说不清这变化究竟体现在什么细节上。死者的女伴取了件外套，在男伴的陪同下拾阶而上，轻声说上面有穿堂风，很冷。

孙意下意识地朝走廊尽头望去，那扇窗户已经关得严丝合缝，半点风也透不进来。他心中不由一动，正欲说话。不防那位原本垂头丧气的房东仿佛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，双手前探，猛地扑过去，歇斯底里地大声吼叫道：“这窗子原先开着的，现在已经关了。肯定有名堂！”

先前上来过的众人都省悟过来，想起了这个细节，纷纷随他往尽头走去。

萧梁喝止了这糟乱的局面，走到窗前，戴上手套打开窗扇。外面窗台，有一处模糊不清，快要被雨水湮没的脚印。马先生站在一旁，以近乎耳语般的声音说：“咱们只顾着看尸体，太过大意了，没有检查这扇窗户。”

萧梁脸色凝重地点点头，说：“我只尊重证据，证据是破案唯一的途径。”

(三)

侦破有了新的发现之后，公寓内所有人绷紧的神经就此松弛下来。房东惊魂稍定之后，为了缓解气氛，开启了几瓶洋酒，邀请这些房客们小聚。大伙儿不约而同地全部到场，与其说是舒畅心情，还不如说是压惊解愁，使自己从这阴雨天的凶杀中恢复过来。

现在，大家都知道了死者姓陆，陆婉婷小姐。依然沉浸在悲伤中的女士是许小姐，许芳儿。两个青年男士分别是徐先生和周先生。他们都是百合花艺术剧社的成员，家境富有，在上海滩消磨青春、游戏人生。这场突如其来的无妄之祸，用死亡给浪漫上了极其严酷的一课。

画家孙意手持酒杯，透过清澈的琥珀色酒液观察着许小姐，看来，女伴的死亡给她带来的不仅仅是惊诧和恐惧，更多的是疑虑和困惑。闺中密友怎么会在短短几分钟时间里陈尸楼上？凶手必定是有备而来，但杀人行凶的动机会是什么呢？

聚会散后，孙意回房，在走廊上恰好和晚归的法国人莫罗碰了面。莫罗的中国话很流利，向他打听公寓里是否出了事情？孙意摊开手，说一位女士不幸遇害，尸体就放在他的门前。莫罗脸色苍白，双手摇晃，连连喊了几声。孙意郑重地指了指他的房门以及把手，再次强调了一句，然后转身就回到了自己的房内。

此刻，半敞开窗户，晚风拂起半截窗帘，犹如旗帜般在室内招展。他睹景生意，联想到自己无意中发现的这桩凶案，颇有几分不自在。他来到窗前，俯瞰下面围墙外雨花绽放的寂冷街道，正要关窗。不防楼下男男女女的对话声悠然传到了耳畔。他依稀听

得清楚，那女声正是许小姐，带着几分执拗的口气说：“我不管，我就不走，要走你们走，我就不信她会白白这样死掉。”

然后就是男女间语速极快的交锋，孙意再也听不清内容，便关了窗户坐在床边，脑子里思索这公寓看样子不是久留之地，得想办法另寻去处。

清早，雨水星星点点地在城市上空飘洒。孙意起床下楼，准备舒展一下自己的情绪。在铁门外人行道边，看见一辆美式军用吉普隔街而停，车上坐了个穿风衣的年轻人。他心中疑惑，假装抽烟点火，扭头偷偷窥视。只见楼底住户马先生打着把伞，匆匆地过了马路上车，车沿着街道向前开走了。

孙意看他这副出行的架势，有点儿诧异。看样子，他不像自我介绍的那样是个普通商人，倒像是舆论里大张旗鼓鞭挞的党棍特务了。正猜疑间，忽然有只手在他的后脊上一拍，一个男人清脆利落的声音传来：“大隐隐于市，对不？”

孙意扭头去看，是楼下的李先生。李先生容光焕发，头发用发蜡固定得油光发亮，笑吟吟地望着他。孙意听他的话意，是说方才乘车离开的马先生，摇摇头说：“你这词儿用得太大了，他看起来充其量不过是个位居下僚的小角色。”

李先生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你真是天真，孤陋寡闻。兄弟我过去在军中的时候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没见过？这位马先生，我有密友知道他的一些底细。呵呵，好生了得。唉！不说也罢，告诉你会睡不着觉的。”

说罢这番话，李先生告辞而去。孙意目送他的背影，弄不懂他这般欲说还休的真实含意。他落寞地沿着人行道漫步，天际渐渐地放亮，雨点止住，微弱的阳光透过云霭散发着热量。这半暖半湿的空气更加令人难受。

孙意带着几分得意看着街面上那些早已换上裙装，露出套着尼龙丝袜的半截腿、袅袅婷婷走着的摩登女郎，不无懊恼地想应该带上速写本，将她们画下来。不过，往后的天气必然一天热似一天，阳光更加充足，有明艳的色彩作背景，眼下心动不值一提。

在对未来的憧憬中，孙意加快了步伐，吹起一段异域风情的民谣小调来。今天出门的正事重新占据了她的思绪。他要搬出那座从昨天开始变得可怕的公寓，另觅新居。不过，上海最近这些日子的空房租屋，并不像想像中那样比比皆是。过去近一年的逆产清点中，那些从重庆空运而来的接收大军，秉承着‘五子登科’的行动方略，将这些处于繁华地段的上等房屋从汉奸们手里剿扫一空。太多的房产刚刚归纳到他们名下，重新出租亟待时日。

弄清楚这形势后，孙意心中踌躇不决。云层渐渐增厚，又刮起了风，郁闷的天空重新开始下雨。短暂的放晴诱出的众多行人开始慌乱，街面上一片抱怨声。孙意晚节不保地脱下了外套，举在头顶，转身往住处走。

刚刚转过街角去，听到路边有个女子的声音，清晰地透过雨丝来：“孙先生，请等一等。”

孙意定睛去看，竟是那位芳邻许小姐。此刻的许小姐，穿着过膝的白皱纺裙子，手里提只袋子，淋雨后头发湿漉漉一片。

他笑着走过去说：“许小姐原来也出门逛街了，一起回去？”

许小姐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他的邀请，双手抱袋于胸前，低头俯身站在他展开的外套下面，脚步轻盈地和他并肩而行。在公寓门外的路口，房东打着把伞出来，冷不丁和他们迎面相遇，不由得呵呵一笑。许小姐顿时羞红了脸，埋头溜烟抢上前去分开距离。孙意跺足说：“到了家门，反而淋了雨，这一路白走啦！”

房东摸摸鼻子，说：“我什么都没有瞧见，你们当我不存在就行了。”

他这话一说，许小姐更加不好意思，飞快地奔入公寓。孙意白了房东一眼，说：“煞风景，败人兴致！”

房东转而变得愁眉苦脸起来，说：“你是无事一身轻，光图着风流快活，哪里知道我的难处。昨天这案子，警察局传讯我去，你也陪我？”

孙意此刻的心思都放在许小姐身上，哪里肯答应，微笑着摇手，尾随着前面美人儿的踪迹进楼去了。房东见他拒绝了，笑脸耷拉下来，锁紧了眉头，持伞向前。

（四）

警察局距离红玫瑰公寓大约两里路，阴暗冷清，行人寥寥。说不清它一贯就是这样的氛围，还是只有今天雨中才显得如此。房东念想着昨天萧警官的行为，心底犹豫，但脚下却不由自主地踏了进去。悠长的走廊里，从窗口看到一两个看报抽烟之辈。尽头处，远远地传来一声声正腔圆的老生唱腔，正是耳熟至极的马连良的《淮河营》。

房东听得入神，冷不防旁边门儿开了，有人拦在身前。他转眼一看，正是电话约自己来此地的警官萧梁。

萧梁将他让进办公室内，说道：“今天来，我可是要公事公办的，邹先生。”

房东姓邹名焕先，听了萧梁这阴恻恻的称谓，浑身顿时发冷。果然，萧梁请君入瓮之后，就真容毕现了。他坐在办公桌上俯视着邹先生，目光渐渐变得狰狞起来，说：“我这一夜没有睡觉，一直在研究案情，发现了里面某些异乎寻常的情况。半年前，推行保甲清查时，你的公寓填报上来的内容上，有个不小的漏洞。那个死者以及同伴们所租的两套房间，租客姓名叫郑裕广。这四个青年男女中，没有一个姓郑的。这也就是说，他们的来历、背景不明。你对于政府的法令是明知故犯，酿成了这样的惨剧，还推卸得了责任吗？”

邹先生吃了一惊，回想起来，果真是一个大大的纰漏。他有点慌乱，拼尽全力维持着镇定，说：“当时租房时来的，就是郑裕广。他是做长辈，垫钱给晚辈租房子，似乎并不违反民国法律吧？”

萧梁嘿嘿笑道：“不违反，但非常时期，又出了这样的非常之事，你难脱干系。”

邹先生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，说：“这，未免有点勉强了吧。”

萧梁冷笑，说：“邹先生，清白似乎并没有得到保证呢。你以为走廊上那扇窗户被人打开或关闭，就能说明你不是凶手吗？告诉你，已经有人承认了，那扇窗户是大家第一次上楼后，他亲手去关的。绝不是凶手偷偷去掩饰痕迹，画蛇添足。你仍然是最大的嫌疑。”

“谁，谁承认了窗子是他关的？”邹先生霎时慌乱起来，大声地问。

萧梁注视着他的神色变化，说：“李元中，李先生。”

邹先生听后立即像装了弹簧般蹦了起来，双手握拳歇斯底里地喊道：“哪有的事！他根本就没有上楼去看尸体。和他的狐狸精老婆呆在楼下屋子里呢！”

邹先生的竭力辩白纯属白费力气。萧梁警官按动了一下面前的电铃，召唤来两个警察，不顾他的激烈抗议，将他的双手塞入到一副冰凉的金属手拷里，一路推搡着出去。萧梁警官点了根烟，得意洋洋地唱道：“我正在城头观山景，忽听得城外乱纷纷……”

一个上身仅着白衬衣的中年男人漫不经心地踱进门来，似笑非笑道：“小萧啊，你这事儿做得不错，鸡蛋里还是有机会挑出骨头来的。”

萧梁急忙敛起笑容来，恭敬地说：“局长的吩咐，岂敢不尽力而为。”

这被称作局长的男人笑眯眯地说：“我看上他那安乐窝样的公寓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但一直没有下手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萧梁谨慎地想了想，说：“卑职愚钝，请局长明示。”

局长呵呵一笑，说：“他混过青帮，保不准有靠山，平白无故地动他，太过牵强。现在，他身负杀人嫌疑，咱们名正言顺，谁要硬出头，就得掂量掂量了。”

萧梁会意地一笑，眼光落在桌上烟灰缸缺口处架的那半截香烟，一缕悠长的烟气笔直地向上，在接近人体的高度犹如花朵般绽放，呈现出一股神秘莫测的形状。

（五）

房东邹焕先被警察局拘捕的消息传到了公寓，上下楼层的房客们一致聚在楼梯口议论。这时公寓门外来了辆乌黑锃亮的福特车，车里出来个西装革履梳小分头的年轻人。他进了走廊，掏出块雪白的手帕，捂在口鼻处打了个喷嚏，目光停留在李太太凹凸有致的身体上，彬彬有礼地问道：“请问，邹先生在吗？”

李太太瞥见这小子专注的目光，笑盈盈地反问：“哪位邹先生？”

她的丈夫李先生打断并插话道：“房东吗？他不在。你找他干什么？”

年轻人含笑说：“我是他的远房侄子，早上接了他的电话，说公寓出事了，要去警察局，不知道他回来没有？”

李先生淡淡一笑，说：“看样子回来不了了。”

李太太添醋加油地说：“他被抓起来了。据说是杀人凶手，真是让人不敢相信。”

李先生不耐烦地说：“有什么不敢相信的？侦探书上不是写着吗？越是不可能的人嫌疑越大。”

年轻人略感失望地摇摇头，叹口气说：“请问你们这里有电话吗？我借用一下。”

画家孙意站在楼梯的拐弯口，指指房东住处说：“电话在他屋里，我们平时都向他借。”

年轻人点点头，拾阶而上，站在房东的门前略微迟疑，呼地一拳将暗锁上方的部位打了个洞，伸手进去扭动把手开了门，拿起门边的电话，不假思索地拨了几个号码。接通之后，他低声说：“爷叔被留客了，没有回来。”

这年轻人来得唐突，走得也匆忙，除了刚到时的问话外，再也没有多说一句。众人目送他的背影离去，都觉茫然，不知道他的来历，更无法理解他那粗暴唐突的举动。

画家孙意得知房东邹先生被捕时，正在临窗作画。这会儿，他站在人群里，刻意靠

近了许小姐的位置，微笑低语：“我刚刚拟了草稿，想不起名字来，请你参谋参谋，可以吗？”

许小姐正在沉思，冷不防他这么一说，嗯了一声，似乎并没弄清楚他话里的内容。孙意明显地警觉到了徐、周二人投来目光中的疑虑和不安。他心中暗笑，这两男两女配对组合，由于陆小姐的死亡而失衡。许芳儿小姐，从原来平均摊分到目前的紧俏，再加上自己的介入，转眼间就成了奇货可居，怎不引得他们戒意大生？

此时，孙意缄口不言，扬首朝自己的住处方向望了望，静候这些人对于方才的变故发表高论。但奇怪的是，刚才唱和来人的李氏夫妇，这会儿却沉默了，互相使着眼色准备回屋。徐、周二位正忙着监视孙意，哪有心思顾及其余？

正尴尬沉寂之际，那位马先生冒雨走进楼来，见他们聚在一起，颇觉诧异，忙问缘由？孙意叹口气，说房东被警察局拘捕了，吉凶未卜。马先生吃了一惊，追问其详。孙意大致地把自己所知道的，以及那位年轻的不速之客的事情告诉他听。马先生张嘴吹吹手指上的水滴，不知道是幸灾乐祸还是无奈戏谑之言，干笑一声说：“这下子可没人来找我们收房租了，蛮不错的吗！”

孙意正待说话，法国人莫罗也回来了，见这些人聚堵在楼梯口，不知道缘由，瞠目结舌地停住，唇边的烟蒂无声地掉落。瞧他这副模样，几个人哄然一笑。莫罗掩饰般用皮鞋底狠狠地碾压烟头的余火，问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”

孙意略带嘲讽说：“邹先生坐了班房，你兴奋得连烟都夹不住了，真是有趣。”

“是吗？”莫罗惊异地问：“房东先生犯法了？”

孙意用自己依稀记得的法语说了一个词——“嫌疑犯。”

莫罗理解过来，迅速收拢到昨天那宗凶案中去，吐了吐舌头，表示出自己难以置信。李太太对楼上的两个穷洋人本就不感兴趣，伸手插在丈夫的腋窝里，懒洋洋地说：“管它呢！咱们过咱们的日子，邹先生果真有罪，谁也帮不了她，没罪的话，警察自然会放他回来，用得着咱们替他瞎操心吗？”

她虽然说得刻薄寡情，但也是无可辩驳的老实话。众人眼瞅着他们回屋，顿时没了兴致，也作鸟兽散。孙意和莫罗上楼，经过房东门前时，莫罗望了拳头砸出的洞眼，甚是好奇。孙意冷淡地说：“这地方可不能乱动乱摸，万一房东回来追究，少了钱物，咱们可都脱不了干系。”

德瓦塞先生在临近傍晚时分离开居所，正和他们在走廊上相遇。他们礼节性地颌首各自打个招呼，没有说什么。倒是等他转过楼梯下去时，莫罗轻轻拍了拍孙意的肩膀，

低声说：“德瓦塞先生昼伏夜出，夜生活很丰富啊。”

孙意白了他一眼，指着窗外说：“这是上海，不夜城。咱们夜里都归巢了，留下的空白得有人填充，德瓦塞就是填充黑夜的人。”

(六)

德瓦塞先生是否填充了外面夜色中的城市，谁也无从去考证。这一夜，公寓里的房客们各怀心思地睡了一觉。天刚大亮时，不知道从何处驶来辆汽车，下来位穿着朴素外衣的年轻妇女。她头上虚扎着块花布头巾，半遮去面孔，一双手里还抱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。

她站在路边迟疑、惊讶的神情，与她身上这乡下人的打扮倒很是称和。开车的司机，就是昨天冒失一拳洞开房东房门的那个年轻人。婴儿的啼哭声在清晨的公寓里回荡，将房客们唤醒。大家披衣出门来看时，那个女人已经进了房东的屋子。她熟练地草草收拾了一下屋里凌乱的摆设，坐在床沿撩起衣襟亮出白生生的奶子，将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，哭声顿止。

孙意、莫罗以及楼下的李先生夫妇，惊讶地望着眼前场面，一阵沉默。年轻人边用块木板修补着自己昨天的杰作，边介绍说：“这位是邹太太，她带着孩子一直住在乡下，邹先生出事了，我赶紧下乡去接她们母子来。这是邹家的产业，不能平白无故地没了主人。”

李先生圆瞪了双眼，问：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年轻人狠狠挥舞锤子敲打洋钉，头也不抬说：“我是邹先生的侄子。他出了事情，我们就得关照着，不能眼瞅着他受不白之冤。”

李先生愣住了。倒是李太太圆滑，哎哟一声，走近了那对母子，先低头端详了孩子，啧啧称赞雪白粉嫩，像个玉娃娃。然后，她抬手去揭起那年轻母亲的头巾，一头梳理得整齐的黑发，衬托着一张标致到无暇可挑的脸蛋儿，煞是动人。她不由得失口道：“邹先生真是艳福不浅，讨了这么位天仙似的老婆，偏偏还藏在乡下！不过也对，这样的美人儿出门上了街，怕不被别人抢跑了？”

她这席话引得众人一阵讪笑。孙意是画家，留神仔细看了看这年轻的邹太太，也是暗自称奇。这位女子，无论脸庞、五官，美丽程度并不亚于楼下的女客许小姐以及前天

夭亡的陆小姐。这女人竟是邹先生的妻子，真是不可思议了。

当下局势晦暗未明，虽然这年轻人带着这对母子登堂入室，但谁都没有真正把他的口头介绍当真。房东邹焕先，真的在乡下藏了这么一位美貌年轻的太太吗？他的年龄从外表上看，接近五十，抗战前据说家境殷富，混迹于欢场，逍遥自在。日伪沦陷期间，他名下的工厂被没收，金条、美钞被抢掠，只剩下这幢楼房是不动产，抗战胜利后，身无他物，就依此为生。他从没有在别人面前提过自己有妻有子的私密，现在乍一现身，还真让人难以置信。

当天中午，李先生夫妇在楼里串了一圈门，将马先生、孙意、徐先生、莫罗，还有刚刚进楼来的德瓦赛，一并请入房中会晤。他提议举派个人去牢里探望邹先生，查问清楚他是否有这样的太太、儿子。大伙儿面面相觑，他这提议倒是点中了心中的疑惑，试试并无不可，但是让谁去呢？

马先生稳坐在沙发里不动，感觉到李先生的目光在自己的身上转悠，便盯住他说：“李先生去吧，我们大伙儿联名举荐你去。”

李先生本意是推荐马先生，不料他先下手为强，尴尬地摇头笑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李某无职无权，那些狗腿子哪里将我放在眼里。还须得马先生这样的人物，他们才不敢小视。”

马先生摇头，说：“李先生做过官，带过兵，见过大世面，难道惧怕几个毛头警察？”

李太太得了丈夫的眼神，挺身而出，拉了马先生到一边，一身香水味弄得他心神荡漾，然后附在他的耳畔悄声说：“我们家李先生行伍中时得罪过人，他不便抛头露面，所以才请你。这件事，对大家都很重要是不是？”

马先生微微红了脸，退后一步转身正好瞧见孙意，当机立断地说：“孙先生去吧，你是留过洋的大画家，咱们哪里能跟你比？用外国话吓唬他们！”

孙意怎么也料不到他们俩的对拗居然把自己圈入网内。他双手乱摇，连说不妥，心里油然愤恨，不就是想趁机拖房租吗？何苦来哉！不过，马、李二人指定了他，徐先生也跟着附和，那两个外国人是无可无不可的，就此便有决定之势。孙意坚持不肯，并脚底开始游移，准备出门遁去。可是门边忽然倚了位明眸皓齿的许小姐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孙先生想打退堂鼓吧？难道心中害怕了？我陪你去，行不行？”

孙意不防她此时现身，使出这么一招激将法来，展颜笑道：“那挺好啊！我去警察局探望，一个人是怪孤单的，有你相陪，再远的地方我也去！”

(七)

警察局的监牢砌造在楼底的地下室里。大间人多，空气污浊，小间是关押特殊犯人的，有天窗气孔通到地面。邹焕先坐在木架床上，坚硬的木板隐隐硌得屁股疼。但肉体的不适比之于心理上，简直是无足轻重了。

他心思重重地度过了一个昼夜，内心充满了绝望。按照他起初的设想，顶多只会在警察局逗留一到两个钟头后，便可安然归去。孰料，萧梁一见面就给了他劈头盖脸一记大棒，晕头转向地送入了地牢。此刻，他心中惦记的只一件事，那就是临行时打出的给所谓同门兄弟的电话，请他们出面斡旋一下，淡化、缓解、了结掉这桩凶案。不过，从眼下的情形看，没有一丝迹象可以感觉到对方已有举措。

他正胡思乱想，外面走道里传来警官萧梁的说话声。接着，牢门咣当开了，探进来一张脸，冲他笑笑说：“有情有义的好房客们，推举代表来看你了。”

随后，画家孙意和演员陆芳儿联袂亮相。他们金童玉女般的站在他的面前，齐声问：“邹先生，你还好吧？”

邹先生既有几分喜悦又有几分失望，半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。萧梁警官上前来，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人家特意来看望你，你也得懂礼貌，别冷了大家的好意。”

邹先生苦笑说：“我还以为你是来放我的，原来是带人看我的，探望有什么用？能带走我吗？”

孙意见他情绪激动，摇摇头说：“邹先生，不要太心急，公寓的事体，已经由你的太太儿子来料理了，你的远房侄子特地从乡下接了他们来。我们都坚信你是无辜的，事情的真相迟早会水落石出。”

邹先生盯住孙意，他说自己的妻儿来了，又有远房侄子什么的，莫非，他所托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？但其中似乎还是有些不对劲。他们应该对警察局施加压力，干嘛多此一举来这么一手？他心里转着念头，开口连声道谢，说：“烦你们捎句话给我那侄子，我在这里度日如年，一定要想想办法，救我出去！”

萧梁笑眯眯地说：“邹先生，我们是优待你的。你果真还是嫌闷，可以考虑换换环境。局长说，找个时间试试你的京胡手艺，到时候来一段《文昭关》过过瘾。”

孙意和许小姐随萧梁警官回到办公室，又闲谈了片刻，无非是这案子邹先生嫌疑太

大，本不想拘捕，但是上峰催促得急，不得不为之。不过，倘若没有其它新的对他不利的证据，他应该可以获释的。

孙意吁了口气，和许小姐一起告辞，离开了警察局。许小姐有些郁闷，心想这些警察也真无赖，仅凭想像臆断就抓人，太过分了。孙意佯装不经意地碰了碰她的手背，说：“浊者自浊，清者自清，时间一久，真相就水落石出了。”

许小姐咳嗽一声，说：“你在国外呆久了，脑子坏了，一点都看不出来吗？邹先生信心十足地去警察局，不料却被扣押了，这中间肯定有问题。而且，那姓萧的警察，神态诡异，不是个正经人。”

孙意有些悻然，挥挥手说：“算了吧，反正，咱们已经过来了。老马，老李他们的猜疑也该打消了。房租还是得交，耐心静候邹先生释放回家和他的妻儿团圆吧。”

许小姐看看阴郁的天空，抱怨说这天气怎么还没有出梅，自己浑身难受死了。孙意望着她洁白颈长的颈项，灵感一下如闪电般掠过脑子，他匆忙地从衣兜里掏出笔来，在一页纸上飞速地画了个流线体状的图案，然后注明了‘脖子’二字。许小姐不知道他心中的意思，侧脸瞧了瞧，问这是什么？孙意收起纸笔来，暗自估量了一下住处那幅拟摹底稿中的意蕴，感觉到一位体态优雅、宛若天鹅般的女子背影将会是这幅画的灵魂，不禁又仔细看了许小姐几眼。许小姐被他这发花痴般的举动弄得有些惊诧，审视了一下自己的仪容，问有什么不妥吗？

孙意点头微笑道：“没有不妥，非常协调，尤其是和后面背景建筑。我连名字都想好了——雨中漫步的少女。”

许小姐这才省悟过来，原来他是犯了职业病，脸上一红，不再理他，双手拢在身后，快步而行。孙意紧随其后，猜摩着她此刻的心思，暗暗窃笑。

回到公寓，孙意郑重地邀请许小姐去自己房间坐坐。许小姐犹豫了一下，勉强同意。他们上楼时，正好和那早晨搬来的年轻的房东太太迎面相遇。这会儿，她手中没有婴儿，衣袖高挽，露出一段白玉无瑕手臂。精巧的手指间，捏着一叠厚厚的纸张。孙意透过落土、朴素的布衣花褂，隐约间感受到了她坚实修长的双腿、细细的蜂腰，丰满的臀部随行走间步履的节奏，跌宕起伏。这哪像是乡下村妇，分明是上海滩上窈窕淑女的迷人特征。

许小姐觉察了他的惊讶，明白他的感受，以一种我见犹怜的口吻说：“这房东太太，真是个尤物啊！邹先生怎么舍得将她一个人留在乡下？真是暴殄天物。”

进屋后孙意一面忙着招待女客，一边去窗台处搬来画架，将那幅底稿展示给许小姐